

第四册

鍾肇鵬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四書傳注會要

四書傳注會要

第四冊

鍾肇鵬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四册目錄

四書講義一卷 明·顧憲成撰……………一

四書考輯要二十卷(一) 清·陳宏謀輯 陳蘭森編校……………二九

陳宏謀序……………二九

凡例……………三一

目錄……………四七

大學……………一〇三

中庸上……………一八一

中庸下……………三三一

論語……………四一三

學而第一……………四一三

為政第二……………四三七

八佾第三……………四七五

里仁第四……………五五一

公治長第五……………五五五

雍也第六……………六四三

述而第七……………六七一

四書講義

無錫顧憲成叔時著

吾十有五章

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直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亦纖毫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個個做得聖人夫子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準則以爲到此雖明者不得自用其明強者不得自用

其強但一絲稍歧總猶是門外漢夫子所以範圍萬世於無窮也

溫故而知新章

這溫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意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舉直錯諸枉章

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
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非曰非獨立自信略無
依違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怪他
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非可爲是曲意求

媚略無執持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均之君子也而品不同若一味清苦朴實忠厚謹飭的還不至見廢棄惟危言危行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小人也而等不同若一味貪污虛浮苛刻恣肆的還不至見寵任惟諂言諂行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乃知概曰用君子猶未見其用之實也必連直者都用纔用得徹底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概曰去小人猶未見其去之之實也必連枉者都去纔去得徹底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一則將時君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其指精矣

富與貴章

此章是孔門勘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之時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時平居無事不見可喜可嗔可疑可駭行住坐臥卽聖人與衆人無異至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鮮不爲之動矣到此四關直令人肺腑俱呈手足盡露非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四者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四者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與聖人同就大概言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

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

回也其心章

孔門設教原有二科一是爲初發心者設但據其現在一念遂與誘掖絕不苛求此接引法也故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所以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一是爲久發心者設必通照其平時細加檢點略不假借此磨鍊法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所以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自三月不違而上則爲於穆不已惟聖人有此境界自日至而下則爲時至雖塗人亦有此境界就仁之於人言時至者卽其日至者日至者卽其月至者月至者卽其三月不違仁者只是一箇血脈有何毫髮差池所以

要用接引法就人之於仁言時至者自與日至者別日至者自與月至者別月至者自與三月不違仁者別卻有多少等級不容毫髮混冒所以要用磨鍊法用接引法使人一朝鼓舞而有餘可與入聖人之門用磨鍊法使人終身勉勉而無盡可與入聖人之室

泰伯其可章

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爲太王長子一旦去之荆蠻這事最奇當時人必定推求緣故亦安有不知卽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相傳下來的

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一似在王季身上起念爲太王是以父子讓也爲王季是以兄弟讓也這也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是在天下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泰伯已是至公而無私然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爲傳道起見卽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得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已矣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凡人於日用間那箇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第居處時易於舒肆若任其自然只四肢安逸此心都放逸了恭則惺然不昧吾心自沒有放逸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恭執事時易於苟安若任其自然只苟且忽略此心都雜亂了敬則主一無適吾心自沒有雜亂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敬與人時易生爾我若任其自然只瞞人昧己此心都詐僞了忠則竭盡己心自沒有詐僞的病痛這不是仁是忠故統體是仁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此本體卽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

開且工夫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順也能恭敬
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
敬忠都是假的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
貧賤的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失生死
的關頭不處不去欲惡都不見了不受不屑生死都不見
了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
身成仁都是關頭上打破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夷狄
是關頭盡處此處不去他處決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
真本體

行己有恥章

夫子於子貢問士獨提出一恥字這恥字極有精神極有

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恥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聖賢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過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恥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貴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知恥者於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

性相近也章

性相近近字對遠字而言只當作同異二字看如中庸曰道不遠人試思人與道是一是二而第曰不遠可無泥於

相近之說矣假令性果有善與不善對這習字何處放著
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若以性言卽上智
原不會多卻些子卽下愚原不會少卻些子移箇恁麼若
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
氣質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必明柔必強矣如何移不
得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此言最是何以見之只看下
箇移字便可見就人分上說下箇不字更好是故上智之
不移上智不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使之或尼
之也或曰註云美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曰此恐未妥謂
之上智正以其不必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於惡也
謂之下愚正以其不必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於善

也曰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處畢竟少間便消散了何曾移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旣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誤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智下愚正恐人誤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句正是發明上句孔孟之旨同歸於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

天何言哉節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百物生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陽明所謂原有箇已發未發在觀其以鐘聲爲喻曰未扣時旣扣時明明點出兩箇了

君子戒慎五句

或問戒懼慎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慎乎其所不睹則無所不戒慎謂之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卻慎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慎獨者乃就中點出一箇動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卻造次顛沛在其中矣而又言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乃就中點出一箇閑忙關順逆關也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君子中庸節

中庸標箇中字是合知愚賢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箇庸字卻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寄吾道惟在賢知

能亂吾道亦惟在賢知故等其過於不及而並匡之欲其
知已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爽然退而矯其偏甚
其過于不及而特匡之欲其知已之墮落反在愚不肖之
下必將悚然進而求其中也聖人之爲賢知計如此記雅
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示防其記罕言也本欲表
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
何待夫子卻將個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
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卻將個怪力亂來與神配列
而爲四記者之意蓋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
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人利者等世之好語神者方自以
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力亂者等於以見吾夫子